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

陈义杰整理

中华书局



◎◎◎◎◎◎◎◎◎◎

翁同龢日記

（清）翁同龢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第三册

陈义杰整理

12827

W693.02

中华书局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光绪元年乙亥(1875年)..... | 1095 |
| 光绪二年丙子(1876年)..... | 1181 |
| 光绪三年丁丑(1877年)..... | 1263 |
| 光绪四年戊寅(1878年)..... | 1339 |
| 光绪五年己卯(1879年)..... | 1399 |
| 光绪六年庚辰(1880年)..... | 1469 |
| 光绪七年辛巳(1881年)..... | 1537 |
| 光绪八年壬午(1882年)..... | 1639 |

光绪元年乙亥(1875年)

正月初一日(2月6日) 天明风止，云物甚丽。卯初敬诣观德殿，两宫太后及上皆往，从官皆缀纓，余等因摘纓，青袍褂，故未站班。朝祭毕，荫轩来寓同饭。午祭后诣贤良祠光公位前行礼，再至礼部帐房与黄、徐、崇诸公谈。申初晡祭毕乃退。吏部尚书英桂、兵部尚书沈桂芬，均协办大学士。

初二日(2月7日) 晴。朝奠后百官释缟素。是日六部堂官多有到者，翰林御史亦十数人，前此所无也，此后毋庸齐集，遇祭日仍齐集。指满月等祭而言，若间五日亲行则不站班，不随同行礼。退即出城，于真容前叩头，音容益邈，攀恋无从。以缟素不敢越礼见客，燕居不易服，敬校御论及诗。

初三日(2月8日) 叩真容。敬看诗论，略更定数篇，心气瘀伤，不能构思矣。薄暮入城。易车夫，以黑骡病也。去者李三，来者王六。

初四日(2月9日) 敬看诗论，欲易数处，难于用思。午初微雪，已而密洒，未正三止，积二寸许，一冬无雪，此为上瑞矣。荣仲华之随员容贵泽源，行一，广东试用道，曾随熙龄、胜保军营，来见。

初五日(2月10日) 晴。观德殿初周月祭，两宫及上皆至，卯正三上祭，无祭文，仍送冠服。辰初朝奠后乃退。齐集者十余人。吊明元甫善之丧。访晤王仲莲。回横街寓祀先，敬收真容。朱修伯于昨日已刻竟卒，往哭失声。修伯与余缔交于房山，顷岁痰喘，屡劝归田而不悟，悲夫。以御制诗稿交徐荫轩。

初六日(2月11日) 阴。访李兰孙未晤，以御制论稿交之。访曾沅圃国荃、郭筠仙嵩焘于法源寺，皆未晤。吊蒋香泉，其弟他出，无主者，殊凄寂。徘徊松林中，摩挲唐石。夜廖令来谒。

初七日(2月12日) 晴。寒甚于三冬。访兰孙长谈。郭筠仙来。荣处随员文秀锦如，行二，翼尉，曾在琦营，识文勤公。来画稿。入城。以御制论交徐荫轩，此事兰孙竟无暇复校也。得五兄腊月廿一函，犹未知京事。

初八日(2月13日) 晴暖。荫轩来商签改处。画东西两陵图，以巨幅缩成数寸，甚费目力。

初九日(2月14日) 访荫轩，以御集末一本交之，诗六本，史论一本。题目一本，论十本，至是尽交矣。商改一切至两时之久。出城唁钱辛伯妻丧。施氏，在南中。归即背痛寒噤，已而大热大汗，呻吟彻夜。

初十日(2月15日) 晨，热稍止，余波未平，倦卧竟日，不思食。夜微寒，渐热数阵，得安寝。

十一日(2月16日) 晴。强起，仍不思食，腰酸气弱肝痛。将赴东陵，一切行李皆未手检。申刻于祠堂告行，回忆年时，不胜凄咽。扶病入城，仅可支持。旧仆高升来。

正月十二日(2月17日) 昨入城后彻夜未合眼，寅初起，寅正三刻入，坐刑部朝房。事下，知有起，偕荣侍郎同入内右门，编素者不由乾清门。待于内奏事处，旋至遵义门直庐见恭、醇两邸及枢廷诸公。黎明军机入，第二起与醇邸、魁、荣两公同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，请训摺，醇邸一，余等三人一，皆有叙事。两宫太后并几南向，未垂帘，述前事流涕失声。臣龢从容请宽圣怀，以天下为重，又进称曰，天地之慈，凡政事兴革宜从缓，又进称曰诏旨严切，中外钦戴，但祈力而行之，政事自无阙失。因论中官之难驭，小人之不易防，语甚多，不

能记。语及书斋旧事，臣惟顿首引咎而已。详谕相度之宜，大略意非正向不可用。问臣夤以详精于堪舆，臣对看书少，大略以形势为宗。六刻许乃退。足痠不能支，归寓少睡。是日刘永诗开馆，设饌，彭苟庭适来，未刻入坐，余送酒不能陪，筹儿来陪。周生德润来见，去年从广西起复到京，云王少鹤已于去年殁矣，遗一子才二龄。张子腾来。百事俱废，妾陆来料理，甚周到。雇太平车一辆、蓬车一辆，往来十日银八两，此外住日每日四钱。带自用马二匹、骡一头，仆人李元、任福，车夫王六，打杂任某。

十三日（2月18日） 阴。五鼓起，天明后车始来，装车毕辰正二刻矣。筹儿来，登车出东便门，由大道行，入通州西门，出北门，西门内外皆有店，北门外极北头有一店。未初一刻尖。未正二刻行，渡榆河，有浮桥，半里许复渡潮白河，两河之间有两店。将至烟郊，复渡一河，则箭杆河也。皆冰，皆有桥。阴云翳空，沙路极难行，过烟郊路坦，酉正一刻抵夏店宿。是日行八十里。

十四日（2月19日） 微阴，极寒。卯正行，二十里枣林儿，五里三河县南关，不入城。过洵河石桥，董书以为非洵河，乃分流之一支。又过草桥，董以为此是洵河。三河以西皆高原，以西稍沮洳矣。巳正三刻二十里段家岭尖，至此始近山路，多石子。午正后行，策骑看山，二十里邦均店，长街，烟户甚盛。店之东有庙，西向，榜曰“南路赴山海关，北路通喜峰口”。入庙小憩，僧出未归，见盆梅数株，漫赋一诗，庙后有碑，大字题曰“草地北至”。弘治十五年立。盖古戍牧马之所也。由北路行，望盘山万松深秀，路人指山顶曰此云罩寺也。距邦均廿里，山脚至顶廿里。三十里穿蓟州城，未正二刻。至东关外宿。西关外一店，东关亦止此一店。景星桥前辈遣三骑来迓。醇邸留书，云十六日辰正见于大圈。魁华峰到此茶尖，匆匆数语，将住濠门也。是日行九十里。

邦均小寺

严相方惨戚，小憩得幽闲，草地已荒戾，有碑曰“草地北至”。田盘可隐山，卖花供佛笑，推鞦订诗顽，皆寺中事。扑去一襟土，犹余血泪斑。

野寺盆梅盛开，凄然有作，再次伯寅韵

此是江南第一花，相逢冀北漫长嗟，山僧错认菩提树，人世谁知萼绿华，铁骨已经磨岁月，玉颜终恐浣尘沙，坡公甘首吾能说，岂为孤山处士家。

十五日(2月20日) 晴。昨夕卧甚安，晨起忽呕吐，胸中交乘之气不可支，已而大汗，大汗之后大泄，盖感寒也，委顿不能登车，良久始发，天明矣。朦胧中并山而行，路极平，四十里马伸桥尖，犹思呕，到店偃卧，勺饮未入口。午正复行，率确多石，由兴隆口入，绕口子墙而东。有导者，木厂邢工头所遣也。抵马兰峪未正二刻，假荣侍郎寓舍以居，余在前院。工头邢姓父子并在此办工之木厂商人来见，以地图来。地理诸君来，各随员来，皆未晤。惟晤容、文两君。夜与荣侍郎长谈，进糜饮，稍愈矣。是日行七十五里。实有八十里。

十六日(2月21日) 晴暖。五鼓起，黎明借荣侍郎车，与同入东口子门，穿三孔五孔桥下，过孝陵神路，下车。诣裕陵小圈，晤醇邸、魁公，小坐。晤风水诸君，策骑同行，渡一水，六里许至威子峪，龙脉甚真，回抱极紧，盖从黄花山迤邐而来，与昌瑞山别派，到此剥换数次，护沙到穴，可立辛山乙向，上吉地也，惟宽处仅二十丈，与規制未合耳。张、高、二李定穴在中，廖君定穴偏右三丈，粗定灰样而散。复骑诣松树沟，在定陵西稍北，形如箕，实无气地，议不可用。因至普陀峪吉地瞻仰，饮茶于小屋中，时未初矣。循旧路归，过宝椅山，相度其地，东高西下，毫无形势，小坐遂行。与诸公别，未申

间归寓。醇邸馈食物，荣侍郎馈药及食物。

十七日（2月22日）微雪，午前止。策骑至马兰镇，距此八里。拜景星桥前辈未晤。归，饭毕看书倦卧。傍晚拜客，晤魁华峰，遂谒醇邸，登寺后小亭，荣侍郎亦来，少饮，月上，步上城墙，立谈良久而别。

马兰镇总兵景霖^{星桥}，守护陵寝公，^{载迁，溥芸}。遵化州何崧泰。
丙辰同年，道员用，骏生。

住工：刑部主事林廷燮，云南迤东道奎训^{子真}，广东候补道容贵，^{泽原}，行一。吏部郎中联典^{鹤亭}，右翼翼尉文秀，^{锦如}，行三。工部员外耀年^{云舫}，户部员外常瑛^{五园}。

右营千总徐永兴，右营守备李瑛。

风水官：张元益，高士龙，廖润鸿，李唐，李振宇。^{子梦星}。

十八日（2月23日）晴暖。右营守备李瑛馈食物四种 来见明日又送菜四大碗，点心四盆。廿年前先公于涑水途次伤腕，瑛尝从焉，嗟叹久之。和醇邸诗四首，并简魁、荣两公各一首。晚醇邸以和诗见示。夜与荣侍郎长谈，为人作榜书。

十九日（2月24日）晴。辰正偕荣侍郎策骑至双山峪，入东口于门约六七里。醇邸与魁公皆集，风水官五人所定穴高下不离三丈，张、高定上中，癸丁兼丙子丙午。二李定中，向同。廖公宅偏下。癸丁正向。以余所见，此系昌瑞山东趋一枝之脉，龙气稍弱，又非正落正结，止漫坡有涧而已，所幸雨水来汇，抱穴东南去，远山横带，颇为有情，然不如成子峪远矣。又看西双山峪、相连，备他日之用。长梁子、备妃衙门。侯家岭，皆不佳，即归。饭后廖遼宾来，遵化州何同年来，容观察、文翼翼尉来。和醇邸诗三首。晚阴。

二十日（2月25日）晴朗暄和。是日今上御极，天象昭融，四海之福也。纪诗一首。张泉初来，高君又来，廖令来。魁华峰来，

以近诗见示。饭后写诗，醇邸来长谈，荣侍郎移酒于吾斋，二更始去。

廿一日(2月26日) 晴。辰正策马赴成子峪，偕同事诸公阅灰线丈尺，地多坑谷，施工较难，且西配殿正跨涧上，非所宜也。然窃思规制果从库隘，则何不可之有。与诸公借草坐谈，复由左沙外看备用地一区、妃衙门一区。归过普陀峪看铜管扇，坐小屋中，返寓未初矣。廖遼宾来长谈，容、文二君来。夜廖君又来，谈至二鼓始去。虽迂远，然于三元法得真髓矣。和华峰二诗，醇邸、华峰均示诗。

廿二日(2月27日) 微有风，晚阴。辰正写诗毕。已初抵双山峪再看志桩，廖君昨勉强向上定一穴，今撤去，令仍照原定三穴丈量地盘，毋庸灰线也。藉草聚谈，而散才午初耳。和醇邸两诗，醇邸又和二诗。廖君来，文容两君来。随余戈什三人均由工程处发赏项。官八两，兵三两。写扇。夜与仲华谈至三更。

廿三日(2月28日) 阴，傍晚微雪。代荣君作诗二首，并和醇邸诗二首。检行李。访晤何骏生同年。赴醇邸招，荣侍郎在座，谈至二鼓散。魁华峰先行，随员、风水官皆于今日行。赏茶垆三人京制钱六千六百，赏戈什一人二两，马兵二人各一两，以工程处已有赏项，故薄犒之。

恒和木厂，马德春，预备茶水蜡烛，送烧饼、鲈鱼。祥茂木厂，邢承智、子、侄，与恒和同借房屋。戈什外委阎俊邦，带道马兵李常林、萧桂荣。

薄暮雪作，入夜未已，五鼓始止。夜未能眠，兼发旧疾。

廿四日(3月1日) 雪晴日出，晚风萧萧。黎明起，和醇邸两诗，驰送之。辰正始发，遣骑兵归。仍由兴隆口出，万山玉龙 璀璨可观。午初次马伸桥。醇邸示一诗，即和之，又示一诗。午正复行。申初过蓟州，未入城，本与邸约见于蓟州，遇千总徐永兴者，云

已送王过蓟州矣，乃驰抵邦均，日落就店，与荣侍郎同一处，而醇邸转未至，盖徐弁给我也。作三诗，灯下写之。是日行一百十里，路润，天渐长，故能迅速如此，见邸抄，阅读学广安请将来过继一层刻铁券，有旨申飭。又知二十日有特开乡会试恩科之旨。

廿五日（3月2日）晴。黎明起呵责仆人，必欲为盘山之游，乃策骑携一仆一马矣，不及具食即出店北行。问路田间，越陂陀转入山口，过沙河数处抵石府，村名，即李秀云所居，其西有棉花岭，可雇山轿。舆人要挟得钱，舍而去。东行半里至王家坨，入韩姓人家小坐饮茶，雇爬山虎两乘，盖由邦均到此二十里矣。乘肩舆由行宫墙外迤迳上山，漫山皆石，或立或卧，或如翔舞，或欲落或已落而裂，直至山颠。由小道至东竺寺，其东行宫已废。古松两株，一株尤扶疏，过此始见遍山皆松矣。山益高，路益险，兼又雪滑，颇难着足。径至云罩寺，寺后拾级数百步有一塔，有万历碑。即挂月峰，此山绝顶也。塔藏定光舍利，嘉庆中重修。题名塔下。僧某以蔬面见饷，并观舍利五枚，金匣一，上刻温承惠题字，具载万历中重修，语称太和二年定光佛所遗舍利云云。（按太和当是石勒时事。）佛牙一具，水精球一，舍利色浅红，中有血，佛牙黄而裂，有斤斧痕，水精则常物耳。时已未初，匆匆别去。遂由山涧而下，斗绝可怕。过上方寺未得入，叩铁钟，声满山谷。路旁刻字极夥，大约明人居多。有大石刻佛像，似甚古。又于路旁见僧塔，嵌碑题曰“上方感化寺故监守此二字不真。遗行铭。”有大安五载季冬廿一日疫卒语。稍下一僧塔嵌小碑，有“天禄二年”、“应历五年”等字在文中。更下二三里，路旁树一碑，承以龟趺，篆字题“唐故工大师遗行记”，有“大和二年”字在文中。皆无从细审。土人呼此地曰横沟。更下至少林寺门外，四松蚪枝横出，高仅压顶，僧某俗而喜谈诗。时已日落，踉跄下山，再入韩姓人家，策骑疾驰，曛黑还店。是游也，一念之动，竟登绝顶，快事也。醇邸留诗三首，告余先行。

王家庄轿，每乘东钱五吊，四人舁之。东钱以三百三十文为一吊，实制钱一百六十文。给韩姓制钱一吊，赏舆人制钱一吊，酬云罩寺僧银四两。



盘山志摘抄

志凡十六卷，又卷首五卷，皆载天章。蒋溥、汪由敦、董邦达辑。

巡幸自康熙十四年起。盘谷寺自唐宝积开堂后，憨山、拙庵亦尝居之。

盘谷寺杏花最盛。千相寺有摇动石，憨山尝居之。云净寺有大安年石幢。

双峰寺，相传尉迟敬德监造。有唐太宗诏语刊碣寺中云云，不知何指。

摇动石，一人推之即动。在千相寺后。盘山旧名无终山，山有燕昭王冢，去千象寺不数里。

嶕峣峰在上方寺之西，石势直裂，盘之最奇处，

翠屏峰，在天成寺后，古木千章，悉从石罅中迸出。

晾甲石，在行宫西偏千尺雪上。御题贞观遗踪。

蟒石，在少林寺前松下。刻“盘山古迹”四篆字，金大定时人带川氏书。

舞剑台，为西台，唐李靖舞剑处，由万松寺取径始跻其巅，有“唐李从简来游”数字刻石，字径五字。

黑塔峪，少林寺东北一里，唐志闲禅师潜修处。黑龙池在报国寺前。红龙池在少林寺东，石壁凿龙形，刻“红龙池”三隶字，亦金时带川隶。

定光佛舍利塔，在挂月峰上，相传除夜有佛灯。唐道和中智源禅师建塔，藏佛舍利六十颗，佛牙一具，又言始于通何年中，按《唐史》纪年，无“道和”亦无“通何”，疑辽“统和”之误。

天成寺内彻公塔，相传是善蛇洞。冬时石面凝霜厚寸余，可疗眼疾，戒不可饮，饮则令人眩。

感化寺，田畴隐居处，旧名宝积寺，唐贞元中建，太和、咸通重修，辽乾统中又修。

千相寺，唐开元中建，统和中重修。

上方寺，在嶕峣峰东，唐太和二年戊申僧道宗结茅于此。

万松寺，旧名卫公庵，庵西上舞剑台。

金山寺，光启二年建。

水月庵，庵南有泉。

龙泉寺，一名暗峪寺。殿前古树，皆千年物。

香水寺，有头陀大师灵塔、实行碑，金正隆六年建。

普济寺，一名甘泉寺，唐太和中晓方禅师结茅于此。

宝积，唐时僧。普化，师事宝积。道宗，俗姓田，元和九年受戒，太和二年居盘山。知宗《上方寺道宗大师遗行碑记》，无年月，殆是唐时人。晓方，常熟人，从五泄山灵默大师薙发，不言姓氏，结茅甘泉山，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告寂塔寺之西南隅。郎肃《甘泉普济禅院灵塔记》，唐咸通十二年岁次辛卯闰八月十三日。存奖，俗姓孔，晓方之弟子，太和四年生，文德元年歿。公乘德《魏州故禅大德奖公塔碑》。

松。古中盘之以盘龙抱子卧云名者，东甘磔之斗笠，剑台之支离叟，皆奇绝。

桧。天成寺塔下一，少林寺一，香水寺殿后三，龙泉寺殿前一，皆千年物。

橡。上方寺最古。

杏。春时万花齐发。

桃。花叶极妙。

黄精。《博物志》云即钩吻。

木灵芝。菌。北人呼为蘑，大者如盘。五色者，有毒不可食。

鹿。松鼠。小者通身行文。

玉石。即燕石也。

由邦均北行八里许家泰、六间房、莲花岭，邦均到此廿里。可雇轿。西头天成寺、万松寺。

廿六日(3月3日) 晴，早晨奇寒，午后极暖，有风。五更发邦均，疾驰四十五里，抵夏店时午初耳。路极平坦，尖时写诗十首，将送醇邸，写毕未初二刻。复行，沙路难行。四十里通州北关栅栏店宿，时酉初矣。到运河边折西北，始过东西两浮桥。闻醇邸今日住定福庄。是日行一百五里。实有一百十里。

廿七日(3月4日) 晴，暖甚，盖出山地气然也。策骑行过八里桥，由土道南趋，地多沮洳，开冻后恐不可走。入东便门，午初抵家。五兄十二月廿七日函前数日到，慰摺亦来，摺差已行矣。倦甚，不暇事事，源侄函中有模糊语。

廿八日（3月5日）阴暖。晨得醇邸诗，并云昨日其仆候我于城寓。写诗送醇邸处，则云行期改于三十日，明日午正同至神机营与恭邸面商也，本欲入城，闻此中止。访晤兰孙，知御制诗论于十四日呈递，越二日发南书房校刊。未刻内务府笔帖式广某送大行皇帝遗念御用龙袍一袭，小帽一顶，玉水盂一，匙一，水精笔格一，玉墨床一，捧接哀痛，敬告先祠。本系廿二日颁发，出差四人皆留内务府堂上，今日始发也。军机、六部尚书、南书房、上书房，侍郎中惟崇绮一人，上书房惟黄倬独元，似后补入。检行李，致书冯竹儒，为源侄言上海馆事，草数行致源侄。预写湖北信，俟下次摺差。

廿九日（3月6日）晴暖。已刻入城，至小寓晤刘永诗，略谈数语。饮松花江水。邸所赠冰。策骑诣神机营，在煤炸△△。醇邸，魁、荣两公先至。未初恭邸至，集风水官五人，详问立穴异同之故，五人者各欲申其说，廖君携书证针法，京师偏东五度，然终未能决也，良久始罢。申初同散。廖君来小寓谈，客去余亦出城，夜检点毕亥正矣，倦卧达晓。醇邸复致三诗，其才如海，真未易及。

三十日（3月7日）晴暖。天明起，辰初二刻装车毕，策骑出彰仪门，由石道南取道田畴中，车绕北道，南道皆水。至芦沟桥小憩。经过新店，遇容观察于途。午正抵良乡，未正二刻车始到，已在新店打尖矣。遂行，过宏恩寺，规模宏丽。入寺一观，松柏极盛，有万历、天启两碑，土人云后殿有太子銮驾，盖明时太子园也。酉初抵窦店宿。店在南关外，先公屢住于此，余己未、壬戌两诗在壁。是日行九十五里。

窦店地势最高，南北皆下，此佳壤也。

二月朔（3月8日）晴，极暖。天明起，遂行，过琉璃河桥巖嶽，因策骑行，过仙峰坡小坐吃茶，下坡则大道尽在水中，即田塍中亦沮洳陷马足，直至涿州城外皆然。已初二刻尖涿州北关外。午初复行，穿城出南门，涿州城内鼓楼南热闹。二十里松

林店小憩。本可由城外转而西，因大道皆水，迂而南行。由松林店南口直至墙口。折而西入田畴中，皆高原矣，迂回登颠，望见西北诸山。四十里涑水东关外宿，到时申正一刻。午后大风，薄暮止。是日行一百十里。醇邸送诗三首，今日住易州矣。与廖遼宾同住一店，夜谈。

初二日(3月9日) 晴暖。辰初发，策骑行四十里易州，穿城由东而西。西关外尖，时已正一刻，泰宁镇清吉甫遣弁一兵二来迎。与华峰遇于旅舍，谈片刻，午初二刻行。车路绕道，越数重水，过梁格庄至半壁店宿。由易州至梁格庄二十五六里，又三里半壁店。本厂恒和、祥茂预备床舍，与荣侍郎隔院，中可来往。偕仲华诣醇邸长谈，得醇邸诗三首。夜卧乏甚。容贵、文秀来，廖令来。是日行三十里。

初三日(3月10日) 阴。魁华峰来，容、文两君来。李振宇父子来未晤，常、耀二君来未晤。廖令来长谈。清吉甫来。醇邸来，饭后去。竟日无暇矣。

东府荣怡，送菜八、点四。西府载钢，菜八、点四。泰宁镇清安，吉甫，翻译，前辈，菜八、点二。容贵，送一品锅，六炒菜。魁华峰。菜八、点四，与荣合。

恒和马、祥茂邢。菜一席，茶炉木炭等。

初四日(3月11日) 晴暖。拜客，晤华峰，东西府皆未晤。写诗十一首送醇邸，得醇邸诗四首。夜邀荣仲华同饭，廖君适至，遂入座，痛谈而去。容、文两君来，雷思起以画样来。是日五风水同至九龙峪相度，皆以为佳，皆点一穴，皆出一向。以家信托仲华。

文、容两君送大菜四、点二。转送魁。醇邸送烧猪一、菜二、点一。

初五日(3月12日) 阴，午后雨有声。夜廖令来，醉矣。余方作诗，令其久坐，遂同晚饭。是日廖与张、高赴酸枣沟，云石多亦可用。

醇邸送饽饽两样、糖果二，以手采万年青见赠。醇邸送诗三首，和醇邸七排四首，真无事忙也。

初六日（3月13日）雨止，仍陰，草木俱潤。辰正策騎用帶道官。入東口子門，出大紅門，路淖極難。八里許至丁家溝，清吉甫及綱公、榮公皆在，煮茶支帳房以待。地勢平衍，後脈甚弱，醇邸、魁榮兩公同坐，片刻即行。由丁家溝西行，過慕陵神道，更西北凡五里許酸棗溝，單龍無護，左右深壑，亦不足取。在帳房小坐，此兩處皆有圖說。復西行，亂石中山勢益勁，凡七八里蓮花池，亦有帳房。則氣象偏出，無脈。更非地矣。坐良久，乃循舊路從陵內行，過昌西陵，西玉溝看一山坡，廖令以為略有形勢。顛碩無脈，尚有東口門內鳳凰台一處，則不及往，徑歸，已申初三刻矣。夜在仲華處飯。仲華來談。三更起坐，得詩一首。長篇。

初七日（3月14日）沉陰。辰正策騎往九龍峪，途遇醇邸，既至則魁、榮兩公及清吉甫先後集坐帳房。余與容觀察步視後山，退與廖、張等看盤，定壬丙兼亥己。又與醇邸、榮公策馬由龍身直上，凡九節，過峽而達壽星山。壽星山者，青脈最高處也，曲折起伏，如畫如活。此地開張處護沙皆到，亦分兩成，而五人者皆定下一成，穴星及向皆合為一，余以為當在上一成，則氣象高出，群峰環拱，當面正對近身橫案。天然如案，高五尺余，橫列于前，真奇觀也。若在下一成則近案太逼，護沙已脫。而彼五人者牢不可破，遂不置議矣。下山尤險滑，循東邊澗溝行，相得園寢地一區，在沙角稍後。留待地一區。無甚氣，多石，稍前，幸只五尺耳。不復至原坐處，策馬徑歸。便道拜清吉甫，細雨沾衣矣。抵寓未初二刻，足乏酣睡。夜與仲華談。晚晴。為人寫對十餘副。

容觀察送一品鍋及一菜碟。木廠送薄餅。

初八日（3月15日）（是日風水官詣張格庄看地，惟廖令以為可用，余人皆稱無地，雷思起則力言丈尺不符。）晴朗無風。步營千總金如鑑能畫小像，尋來一畫，甚快，但不似耳。寫應酬字，寫扇。